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少年卫斯理天外桃源 连环毒计眼睛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神秘 惊险 离奇

卫斯理◎著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科幻
经典

WEISILIKEHUANZHENCANGJI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卫斯理 著

30

中国言实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卫斯理科幻珍藏集

少年卫斯理;天外桃源 / 连环毒计;眼睛

- 北京:中国言实出版社,2004.1

ISBN 7-80128-721-5/G·62

I. ①少…②天…

II. 卫…

III. 科学幻想小说 - 作品集 - 中国 - 当代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3)第 108916 号

责任编辑 / 吴 枫

策 划 / 艾 嘉

中国言实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北京市西城区府右街 2 号 邮政编码 100017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市新华印刷厂有限公司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 13 印张 400 千字

2004 年 1 月第一版 2004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

定价:36.80 元

(如印装质量不合格 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)

少年卫斯理

第一部 KATSUTOXIN

我有一只用藤编成的小箱子，这是我求学时期的书包。当时，几乎每个中学生都用它，后来，由于女学生用它的更多，男学生为了表示自己潇洒豪迈，又嫌这种箱子多少有点娘娘腔，所以都弃而不用了。

我一直保留着这只小藤箱，箱中放满了别人看来一点用处也没有，对我来说却都有一定意义的东西，每一件都可以引起一段回忆，和有一个故事。

那天，我又打开了这小藤箱，顺手拈起了一张小纸片，小纸片上写着一个西文字：Katsutoxin。在这个字的旁边，有一个表示对、正确的符号：“V”。

这小纸片，勾起了我遥远的回忆。

我，卫斯理，赫赫有名——在我们班级之中。或许，也可以夸张地说，在全校，也略有名气，古今中外的中学都一样，低班级的学生要在高年班的同学中也薄有微名，不是容易的事，必须有相当突出之处。我那时年班虽低，可是已经十分惹人注目了。

事情发生的那天，我走进课室，刚好看到那幕活剧的全部过程。

先是一阵欢笑声，一个个子极高大的同学，用树枝挟住了一只掌大的癞虾蟆，灰白色，皮肤上全是大大小小的疙瘩，丑恶之极。

这种癞虾蟆有毒，毒液能令人的皮肤又红又肿，沾上了眼睛，会引致盲目。

这个大个子同学的外号叫“大块”，大块不但身体壮健之极而且家中有财有势，是学校所在的县城的首富。大块仗势欺人，行为十分可恶，且又有一批不争气的同学聚在他的周围生事，和我以及我的几个好朋友，明里暗里，也起过许多次冲突，互相不语。这时我一看他挟住了癞虾蟆，就知道他一定要捉弄别人。

他看到我进来，挑战似地瞪了我一眼，走向前排的课桌，在一张课桌前站定，伸手按在放在桌上的一只藤书包之上。

一看到这种情形，我不禁勃然大怒：这课桌是一个女同学的，她的名字是祝香香，瘦弱文静，是一个极乖，从来不惹是非的少女，文弱得叫人怜爱，而大块竟想把那么丑恶又有毒的东西，放到她的书包去！

我当时踏前一步，大喝：“住手！”

大块像是早料到我会阻止，所以他的动作也更夸张，把癞虾蟆高高提起，跟着他的一些人，也发出呼叫声。我正想更进一步的行动，忽然觉得有人扯了我的衣角一下。我回头去看，正是祝香香，她的脸虽然瘦削，可是她却有一双极美丽灵活的大眼睛。我一接触到她的眼光，就明白了“眼睛会说话”是甚么意思，她虽然一声不出，但是她分明在告诉我：“由他去，别拦阻他！”

她黑白分明的大眼睛之中，有一股叫人无法抗拒的力量，也就在这时候，大块的手，已揭开了藤书包，刹那之间，所有的人都静了下来，大块面上的肌肉，簌簌发抖，惊怖莫名——人人都看到，书包一打开，一只极大的蝎子，本来是伏着的，霍然直立。那蝎子足有七八寸长，黄黑相间，虽是一只小虫，可是那气势，就像是一头猛虎，猝然跃起一样，尾钩高翘，形状凶恶之至！

大块终于有了反应，他发出了一下惊呼声，身子后退，撞倒了几个人和一张课桌，他手中的癞虾蟆已脱手，落向书包，蝎子

的尾钩，迅速无比地向它刺了一下，癞虾蟆奋力跃起，可是落地之前，已经死去，“拍”地肚子向天，落在地上，本来是灰白色的肚子，变成了可怕的深紫色。

课室中极静，祝香香在这时候，向前走去，来到了课桌之前，竟然伸出她的手来，在那只可怕之极的蝎子的背上，轻拍了一下，那蝎子立时又伏了下来，她也合上了书包，坐了下来。

在那一刹间，只听得课室中，各处都是“嗖嗖”的吸气声，所有的男女同学，都像是泥塑木雕一样，连我也不能例外——绝想不到，文静的祝香香，竟然会有这样惊人的本领！

大块总算机灵，他声音有点发颤：“只是……想开个玩笑，别见怪！别见怪！”

祝香香没有说什么，只是向死虾蟆指了一指，大块忙再用树枝挟了它，狼狈奔出了教室，我带头鼓起掌来，在掌声之中，祝香香片很平静的语气道：“我家里穷，从小就养些蜈蚣蝎子，卖给药材铺，各位同学别见笑！”

大家当然不会笑她，只是七嘴八舌问她有关毒虫的事，祝香香仍然不当一回事：“从小看弄惯了，也不觉得它们特别可怕！”

扰攘之间，老师进来了，自然一切归于平淡。

那一天上课，到了将近放学时，祝香香忽然举手：“老师，我感到不舒服，是不是可以早退？”

老师点头：“可以，你自己能回家？是不是要人陪你回去？”

祝香香听了，竟然回头向我望了一眼，我也立时明白了她的意思：她要我陪她！

我胆子再大，心中也千情万愿，可是我都也没有勇气答应——要是答应了，怎能再有脸见人，也不用再上学了，所以我心跳如打鼓，也知道一定面红心热，立时避开了她的目光，这才听得她低声道：“不用了！”

到她提着藤书包，出了课室，我心仍咚咚跳，仿佛全课室都在盯着我看。

当然，我也不禁好奇：明明她是装病，为什么要我陪她回家呢？

祝香香走了之后，我心头乱跳，只在想着她“临别秋波那一转”是什么意思，和我应该怎么办。

（古今中外的少年人都一样：越是大人不许看的书，就越是喜欢看，那时候我才偷偷地看完了《西厢记》，所以在胡思乱想的时候，也自然而然用上了《西厢记》中的句子。）

在接下来的时间之中，老师在讲些什么，我只是断断续续，听到了一些片段。老师在说的是，本县和邻近的几个县，近年来，出现了一个“铁血锄奸团”，把一些在日军侵略时期，出卖国家民族，做了汉奸，鱼肉百姓，罪大恶极，而又在时移势易之后躲藏了起来的坏人，设法找出来，将他们处死。已经有十多个这种人类的渣滓受到了铁血锄奸团的处分。

这本来是很刺激的一件事，也是当时的大新闻和谈话的资料，可是我却为祝香香忽然装病离去而神思恍惚，所以没有特别留意。

老师的学问很好，见解也很新，他又解释，说锄奸团的这种所为，人人叫好，大快人心，被处决的那些人都罪有应得，因为锄奸团不知用了什么方法，能使被处死的人在临死之前，都承认自己的罪行。可是这种所为，叫作行“私刑”，不是文明社会应有的行为，应该效法以色列人，在大战之后，把隐藏的纳粹战犯找出来，交给政府，公开审判，依法惩处。

在老师讲到这里时，我有了决定，我先深深地吸了一口气，然后忍住了呼吸，直到忍无可忍时，脸已涨得通红。那时，徒然站起，把桌子凳子，弄得发出很大的声响，然后一手高举，一手捂着肚子，脚步踉跄，目望老师，人却向课室之外冲去，半句话也不必说，只消在喉际发出一阵怪声即可。

这是在上课中途要离开课室的上佳办法，不过不能经常使用，偶一为之，万试万灵，心肠好的老师，还会为你急急打开课

室的门——因为这种身体语言，人人一看就可以明白。

奔出了课室，直奔向校外，正当我懊丧已浪费了太多时间，忽然看到前面，一个瘦削苗条的身形，正在缓慢地向前移动，风吹着她宽大的萱布长衫，衣袂微扬，看起来更是飘逸无比，那正是祝香香！

她走得那么慢，当然是在等我！

可是我一看到了她，却徒然站定了身子，心中矛盾之极——极想追上去，出现在她的身边，甚至，盼望可以握住她的手，可是又不知为什么，一双脚竟然不听大脑的指挥，牢牢地钉在地上，不能移动！

过了好久，空自急了一身汗，祝香香在前面，已经转了一个弯，看不见了，我这才又恢复了活动能力，急急地追了上去。

可是，一等到看到了她的背影，脚下又像是生了根，再也难以移动半步——这就形成了一个十分古怪的局面，变成了我在不受控制的情形之下，在跟踪祝香香了！

一直到了一个广场上，那里全是各色人等，明明还看到祝香香细巧的背影在人丛中左穿右插的，忽然一下子就不见了她的踪影。我不禁大是焦急，忙登上了一块大石，极目张望，可是广场四通八达，谁知道她上哪里去了。

我心中懊丧之极，不知道何以刚才会出现这样的情形。一直到很久很久之后，我和原振侠医生说起了这段往事，他哈哈大笑，以他医生的专业知识回答我：“这是由于过度紧张而引起脑部活动暂时性的障碍，很多著名的演员，会突然之间念不出早已背熟了的对白，就是由于这种突发性的障碍，你当时心情一定太紧张了！”

他说得对，我是太紧张了，而且不见了祝香香之后，也懊丧之至，在那块大石上，连连顿足。

我不知在那块大石上站了多久，忽然听到了一阵喧哗声，传了过来，循声看去，只见在一条巷子中，奔出一个大胖子来，一

面奔，一面在哑着声叫：“我该死！我该死！求求你们饶了我！”

大胖子一面奔，一面用力扯自己的衣服，上身衣服全都扯破，露出又胖又圆的大肚子，他的神情惊怖莫名，面肉扭曲，叫声愈来愈是凄厉，奔到了广场中站定，全身肥肉颤抖，像是都要遭抖散了一样，可怕之极。

他仍然在叫着，叫的是：“我该死！我当过汉奸，我帮日本兵杀过中国人，我该死！”

所有投向胖子的目光，由骇然变成了鄙夷，胖子陡然发出了一下尖锐之极的惨叫声，仰天跌倒，一阵抽搐，就此不动了。

人丛中许多人叫：“铁血锄奸团！”

我也立刻明白，那是铁血锄奸团的又一次成功，处决了一个罪该万死的奸人。

站在大石上，居高临下看过去，在众人的惊呼声中，我看到大胖子的身子在迅速地发青，而他挺着的那个大肚子，更极快地变成了深紫色！

徒然，我想起了那只一下子被螫死的癞虾蟆，灰白的肚子在死后变成了深紫色的情景。

我明白了！我心头狂跳，但是我明白了！

第二天，课室一切正常，我几次望向祝香香，她都避开我的眼光。我一直心神不定。老师一进来，就指着我说：“卫同学昨天目睹了铁血锄奸团的行为，请向同学们说说经过……”

我走到讲桌后，把那大胖子临死的情形，讲了一遍——那时我讲故事的本领就不错，全班人都听得十分入神。我在说的时候，一直留意祝香香，只见她垂着眼，长睫毛在抖动，没有什么特别的反应，但是看得出她是在压抑着自己。

我最后的一句话是：“锄奸团显然是用毒药来处决汉奸的。”

老师同意我的判断，他补充：“是，是用毒药，可是竟然没有人知道那是什么毒，真神秘！”

我在掌声之中，鞠躬下台，在经过祝香香身边的时候，把早

已准备好的一张小纸片偷偷交给了她，纸片上，就写着“KATSU-TOXIN”这个字。

第二节课开始，我在自己桌上，又看到了这纸片，上面多了一个表示“对了”的符号“V”。

我在目睹“锄奸”的这天费了一晚时间去查书，才查出这个字，那个字的中文翻译是：蝎毒。含碳、氢、氧、氮、硫等元素的毒性蛋白。

我写下了这个字，表示我已明白了她的秘密，祝香香的回答是我对了。

我的视线从纸片上抬起来，恰好遇上祝香香明澈深邃的大眼睛，当我和她共同拥有这样的一个秘密之后，四目相投那一刹间所交流的讯息，足以使人想上几天几夜了。

至于我为什么不乾脆写中文呢？哼！那多没学问！而若果她竟然看不懂那个字的话，那似乎也不值得作为秘密的共同拥有人！

• 对不对？

第二部 铁蛋

这个故事的题目是“铁蛋”，倒真是由“蛋”开始的。

查“辞海”，“蛋”这一个字的解释十分简单：“鸟类和龟、蛇类的卵。”

这是尽信书不如无书的典型例子，像这样著名的工具书，都会有这样的错失！鸭嘴兽(Ornithorhynchus Anatinus)产的卵，不能叫蛋吗？它既非鸟类，也不是蛇、龟类。广大鱼类所产的卵，结构和蛋无异，只不过具体而微，也可以称为蛋，鱼也不是鸟、龟、蛇类。还有昆虫的卵呢？“蛋”字是从“虫”部的！

真要详细替“蛋”下一个定义，相当复杂，把这个工作交给科学家去做，和小说家无关。

我只管写我的故事。

事情从放学之后，大眼神鬼头鬼脑，把我约到那株大桑树下开始。大眼神在学校中是一个很特殊的人物，他的外形，绝不敢恭维，头小身长，软手软脚，有点半男半女(他入学之初，曾被大块带了一班人“验明正身”，这才承认他是男性)。可是他的小头上，却有一对极大的眼睛，而且目力极佳，那是天生的本领，在普通人都不能视物的黑暗环境下，他能把一切看得清清楚楚。而且他的瞄准能力也极高，虽然不至于“百步穿杨”，但用自制的弓箭，十步距离，射中柳枝，绝不会失手。

他自制的杈杈弹弓，更是全城青少年的宝贝，弹力强，耐用，而且射起目标来，也似乎特别准，再加上他搓的泥丸子，又圆又硬，弹中了人的头部，其痛无比。他曾暗中痛惩对他无礼，倚势横

行的大块，令大块当众求饶，所以在同学中，大眼神算是一条好汉。

到了那株大桑树之下，他抬起头，以手遮额，问我：“看到没有？”

我苦笑：“看什么？”

这棵大桑树，是城中的一景，足有四五层楼高，枝叶繁茂之至，所结的桑椹，又大又甜，也不知是哪年哪月留下的种，怕已有好几百年了。

这时正当初夏，还不是结桑椹的时候，抬头向上看去，就是密层的枝叶。

大眼神吞了一口口水，可见他心中的紧张，他宣布：“树梢最高处，有一个喜鹊窝。”

我明白了：“你自己爬不上去，要我替你去拿喜鹊蛋，是不是？”

大眼神用力点头，有点忸怩：“我要喜鹊蛋，也是为了送人。我拿一百颗泥丸，一只枣木的弹弓换，两只就够。”

他这种神情，一看而知，他得了喜鹊蛋，是要来送女孩子的。我也不说穿他，当下击掌为誓，一言为定：明天上午，物物交换。

喜鹊筑巢，往往在树梢最高处，不是有超特的攀树功夫，难以到达。而攀树，那是出色的男孩子必备的条件之一，我，卫斯理，敢称在全城的三名之内，真要骄傲些，说是第一，也无不可。

那时，我其实未曾看到喜鹊窝，只是凭大眼神顺手一指，记住了方位——大眼神眼力如神，他说有，那绝不会错，我对他有信心。

拿喜鹊蛋，十分讲究技巧，要在天才亮的时候爬上树，在窝边盯着，那时，一雌一雄，喜鹊夫妻全在窝中，蛋在它们的身下。要是贸然动手，喜鹊会自行把蛋毁去，不落入敌人之手。必须等曙光一

现,雄的先飞出去觅食,很快就吃饱了飞回来,替换雌的出去,就在一只飞回一只离去的电光火石间,约有一两秒钟,鹊窝中只有蛋,没有鸟,这才可以眼明手快,攫蛋在手。要是错过了这个机会,那就要明日请早了!

这窍门,我自六岁起已经懂了,两天没亮就来到桑树下,对我来说,也不成问题(原因下面会说),所以,一切经过顺利之极,在天色将明未明时,处身于一株大树之上,呼吸到的空气,由于树身会发出氧气,所以特别清新怡人。

我栖身于一根横枝,伺伏在那喜鹊窝之旁,距离恰好是欠身一伸手可及,等到东方渐现鱼肚白,雄喜鹊先是一声鸣叫,拖着长长的尾巴,振翅飞起,我就开始紧张。不一会,雄鹊鸣叫着飞回来,雌鹊也鸣叫着迎上去,鹊窝之中,足有七八枚鹊蛋在,我觑准时机,出手如风,向鹊窝之中探去。

眼看手到拿来,再无疑问,怎知就在那一刹那间,我颈后的衣领上,突然传来了一股向后拉的大力——天地良心,这股力道,其实并不太大,可是在我绝无提防的情形之下,突然传来了这股力道,我心中的吃惊,难以形容,身子在树枝上已停不住,一个摇晃,向下跌去。

总算身手极好,跌下三四尺,双手又一起抓住了一根树枝,在不到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内,作了许多设想:那是什么力量?

答案立刻就有,可不是我想出来的,而是在我的头上,浓密的枝叶之中,忽然冒出来了一张俏生生,其白如玉的脸庞来。

一看清了这张脸,我的惊讶,比刚才更甚!

祝香香!

祝香香在桑树上,刚才用力拉我衣领的一定就是她了!她在树上干什么?难道也是为了要喜鹊蛋?

刚才几乎吓得直跌下来,小命不保,这时我已完全镇定了下来,忙伸手向鹊巢指了一指。祝香香却摇着头,自桑叶之中,伸出手,向下面指了一指。

我怔呆了一下——我不必转过头去看她所指之处，就可以知道她指的是我的同学，好朋友，铁蛋的家。

刹那之间，我又感到了一阵惊惧，比刚才更甚！

我已经知道祝香香是“铁血锄奸团”的成员，而且，她还负责执行行动，已有许多次成功的经验。自我知道之后，我好几次想向她探明进一步的情形，但是她绝口不提，叫我无法发问。

她伸手指铁蛋的家，那说明她在树上的目的，是在监视，难道铁蛋家中有什么人，是铁血锄奸团要对付的对象？

事情和我的好朋友铁蛋有关，而锄奸团的行动，又毫不留情，这如何叫我不吃惊？

我失声叫了起来：“不！”

才叫了一声，祝香香的手，已向我的口上掩来，给她软绵绵的小手掩住了口，我心头咚咚乱跳，一阵晕眩，哪里还出得了声，只好和她四目对望，一秒钟像是一月，又最好这一秒钟可变成一年！

铁蛋家里，只有铁蛋和他叔叔两个人，铁叔叔是不是真的姓铁，也难以查考，而他是城中最好的铁匠，却没有疑问——因为他是城中唯一的铁匠。

铁匠是民间必需的工匠，许多生产用的，生活用的工具都靠铁匠供应，偌大一个县城之中，怎么可能只有一个铁匠呢？说起来有一段十分伤心悲惨的事。

就像黎明之前的天色最黑暗，战争将结束的时候，敌人也最疯狂。那一天晚上，一个日军骑兵大队冲进了县城，把城中十七家铁匠铺中的铁匠、学徒、家属，以及所有生产工具集中起来，连人带物，载满了七辆大卡车，驶出城去。有三个壮年铁匠，不甘被掳，被日军用马刀砍了个身首异处，血溅街头。

这批人被押离了县城之后，就再也没有回来过，也不知道日军掳了那么多铁匠去是干甚么。那个日军骑兵大队，大约在半年之后，中了埋伏，几乎全军覆灭。一直到战争结束之后，才在距离县城

一百多里的一个山脉下，发现了许多骸骨——这种在战争中惨遭屠杀，胡乱堆埋在一起的乱葬场，统称“万人冢”，一直到现在，还不断在战争曾肆虐的地方发现，展现战争的可怕。

经过辨认，认为这批骸骨，就是当日被押走的那批铁匠和家属，推测日军强迫他们进行了一宗秘密任务，任务完成之后，就杀他们灭口！

遭受这样的大劫之后，县城之中，再也没有铁匠，直到铁叔叔、铁蛋两叔侄来到，才成为城中独一无二的铁匠，受到欢迎，住进了原来最大的一家铁匠铺，开始营业，铁蛋也进了学校。

铁蛋的年龄比我略大，多半是由于从小失学之故，程度很低，插班之后，功课很吃力，但是他极勤奋好学，很快就和我成了好朋友。他书本上的知识虽然差，可是生活经验，丰富无比，见闻甚广，人也豪爽。大家一起说起志愿来，他总是挺着胸，把自己宽阔的胸膛拍打得山响：“我要做将军，做一个威名赫赫的将军！”

当他这样说的时侯，也真的大有将军（至少是军人）的气概。

所以，当我知道，祝香香竟然在大桑树上，监视着铁匠铺时，我自然大为着急，急到了口唇发乾，就伸出舌头来，想去舔一舔口唇，却又忘了祝香香正伸手捂住了我的口，这一下，正舔在她柔软的掌心上。她徒然震动了一下，缩回手去，我也不知如何是好，不但口唇更乾，连喉咙也发起烧来，想解释一下，可是不知如何开口。

僵了好一会，天色已大明了，朝霞透过树叶，映在祝香香的脸上，现出了一个个粉红色的小圆点，美丽之至，我看她并没有愠怒之意，也就大着胆子盯着她看。

祝香香忽然唉了一声：“又白等了一晚，不过总是这几晚了。”

我吃了一惊：“你每晚在树上等？为什么？”

祝香香侧着头，带着挑战的神情：“你想知道，今晚就来陪我等！”

她说着，身手敏捷地爬下去，一下子就到了地上，伸手理了理头发，轻快地走了。

这一天，我和她在学校中自然有许多见面的机会，可是她再也不和我说话，不知道是不是心理作用，总觉得铁蛋的行动神态，也有点古怪。大眼神由于没得到喜鹊蛋，也闷闷不乐，总之这一天，有说不出的不自在。

而我实在也很难决定——能陪祝香香在大桑树上过一夜，自然是赏心乐事，真是千情万愿，可是却有为难之处。

我在日后，记述自己许多古怪的经历时，常说的一句话是：“我曾受过严格的中国武术训练。”这种严格的训练，在我九岁那年，正式开始，每当午夜，师父就会准时来到，进行训练。所以，叫我天未亮去掏鹊蛋，十分容易，根本不必再睡。可是一整夜陪着祝香香，午夜师父来到，就找不到我了！

武术的训练过程十分严格，缺一天会受到什么样的处罚，我连想都不敢想，可是当太阳下山之后，我就有了决定！随便是什么样的责罚，总不至于人头落地吧！

天才黑，我就来到了大树下，正在左顾右盼，从树上落下一团树叶，打在我的头上，我施展本领，飕飕地上了树，祝香香已稳稳坐在一根横枝之上，我装着十分自然，靠她很近，也坐了下来，事实上，近她的那半边身子，有点发僵。

祝香香也不说话，伸手向下指了指直到再下树，我们真的没有说过话，只是身子越靠越近，到了肩挨肩的程度。时间飞快地过去，过了午夜不久，看到两个人，急促地走来，来到铁匠铺前，还没有敲门，门就打开，看得分明，开门的正是铁蛋！

等这两个人进去，祝香香一拉我的手，我们迅速无比地下了树，绕到了屋后的窗子下，听到一个人在哑着声问：“你真是唯一的生还者？”

回答的是铁叔叔：“是，你看我这道马刀的刀痕，我伏在死人堆里装死，这才逃出生天的！”

那个人再问：“那你知道那批财宝收藏的地点了？”

铁叔叔道：“知道也没有用，几十个铁匠花了大半年铸成的锁，坚固无比，多少炸药也炸不开，就算炸开了，财宝也化为灰烬，得有那两把大钥匙！”

那一个人“格格”乾笑：“你以为我们是干什么的？我们是骑兵大队的两个幸存者，在战死的大队长身上，找到了那两柄钥匙，当日你们在山里进行任务，我们在外围戒备，所以才不知藏宝地点！”

铁叔叔急了起来：“你们看看清楚，我是谁？”

从窗中透出来的油灯光，亮了一亮，有两个人惊呼，紧接着，是两下惊心动魄的骨折声，我和祝香香互望了一眼，一起伸手摸了摸自己的颈子，表示一听就听出，那是颈骨折断的声音——有人下重手，打死了那两个漏网的日本骑兵。

也就在这时，窗子忽然打开，铁蛋探头出来，沉声道：“你们进来！”

原来人家早知道我们躲在窗外偷听，祝香香一拉我的手，从窗口中跳了进去，恰好看到铁叔叔在两个死人的身上，各搜出了一柄七八十长的钥匙来。

铁蛋神情严肃：“日军把劫掠了十个县份的财宝，藏进了深山，掳铁匠去造了坚固无比的锁，没有钥匙打不开。骑兵大队遇歼之后，只有两个兵漏网，又搜不出钥匙来，所以肯定是这两个漏网人带走了，过了那么久，又不见他们开启宝藏，这才伪装我们是唯一的生还者，引他们来上钩。”

我“啊”地一声：“藏宝归你们了！”

祝香香也疾声道：“为什么要归你们所有？”

铁蛋一指铁叔叔：“他就是歼灭日军骑兵大队的指挥官，我是他的传令兵，日军参谋长伤重临死之际，把藏宝地点告诉了我